

隨聞錄
序

共四

U 6
4079
2



李肇六萬銀貨依本數還納事聯疏發明副
修拱金民澤正言金棹掌令洪龍祚正言李
聖龍持平魚有龍等文章討李真儉○以下
缺

二月初九日忠清道幼學李夢寅沈得佑趙滢
等疏請斬尹志述之頭以明人倫快正金昌
集之罪以鎮人心事喉院退却則三漢持斫
刀八禁門毆打軍卒喉院啟聞囚之刑曹○
十三日北使出來賜登極及謚號致祭魂宮
○十九日刑判李弘述依傳旨捧八李夢寅

輩供辭其供辭大槩其一則先論尹志述斥
言傷倫之罪其二則領相救解志述之罪此
則容媚上意之計也其三則領相與北使往
復說話而至有曰殿下春秋之幾何嗣續有
無無端書及於彼人云當外國承統之時其
在彼使之地問國王春秋之幾何嗣續之有
無者亦或無恠而大臣之答以春秋之為幾
嗣續之尚無云者亦為當然矣何故諱其春
秋之為幾與嗣續之有無耶北使且問王弟
與宗室之有幾則答以無他宗室只有王弟

一人云者亦當然之事也主上嗣續之望尚
此晚晚則王弟定策乃當頭之事也云有王
弟者其非遠慮光明之道乎其若諱之不發
當其策封奏請之時忽然云有則不為彼中
疑惑之端耶然而只以恠鬼之輩相連凶肚
改頭換面文章攻斥猶恐不及募得鄉谷無
賴之夢寅輩搆虛捏無裝出凶悖之疏此則
一邊恐動上意之計也一邊擊去領相之計
也其四則提起獨對事銀貨事至有曰獨對
大臣偷去銀貨噫嘻彼輩雖急於搆陷之計

然所謂銀貨廟堂同議依例啟請持去者而
末乃至於夢寅輩謂之曰偷去甚矣甚矣白
地之搆人也此則眩惑上意之計也其他誣
陷廟堂凌踏諸臣罔有紀極此皆不逞之輩
指使者也或云自前北使來者輒見世子之
病容每有未滿底意而彼中稔知主上之有
竒疾無嗣續以是之故今番之使探問宗室
幾人而有王弟子侄相見之請蓋凌侮我國
勢之孤危也而王弟延初君英邁聰明容儀
動人實有王子氣像當此主上之無嗣續來

頭承統者斷斷是王弟故所以大臣仍彼之
問謂有王弟者也且自前國王之接對北使
也世子從後侍立矣今無世子之侍立則王
弟之侍立亦無不可而况有北使并見之請
則不宜防塞所以大臣之稟啟者也歟大臣
之意其果如此則亶合於示實禦外之道而
一邊之徒反以大臣之謂有王弟為罪而深
嫌於不諱王弟之有其心所在路人可知云
此言亦有理哉○刑判李弘述以刑推夢寅
得情啟聞傳曰除刑議處

噫彼夢寅輩卽一鄉谷儒生也稱以扶正
彛倫討斥尹志述逼尊傷恩之罪尚或無
恠而以領相之劄救志述乃敢舉先而侵
詆之至謂曰君臣之分母子之義滅盡無
餘主上之春秋幾何嗣續有無卽北使之
所問而領相之隨問隨答者也謂之曰彼
使本無索問而領相無端書給於彼人所
謂銀貨循例而請得完數而還納者也謂
之曰獨對大臣偷去六萬銀貨白地捏無
排擊两大臣論其巧惡難追重律矣且必

有指使者矣刑訊斷不可已而只止於除
刑定配上意之所在有可以仰度矣古之
聖人有微諫顯諫之訓此何謂也人君有
過微諫而不聽然後方可以顯諫之謂也
主上臨御之後追報私親一歎初無舉議
於施措之間也而彼志述空然提起於無
事段之時者已極駭矣况敢於告君之
辭極口斥言無所顧忌在主上豈不腐心
而隱痛也哉伸救志述者宜為主上之所
憎惡也討斥志述者宜為主上之所恩感

也由一志述群奸雲起爭投悖章敲撼一
世以至於上以疑惑主上下以斥逐大臣
志述之出不幸之甚也

二十六日大駕詣明陵

三月初五日刑曹李夢寅三水充軍沈得佑江
陵定配趙澄三陟定配啟○領相劄奏曰展
謁山陵之舉實出誠孝之藹然而三年之內
大駕初無出城之禮况今玉候長時欠和若
有勞動悲踊之事則當有一倍添損之慮請
寢陵幸之令上遂止之

初九日先是承旨金始煥以丙申疏儒解
罰之事陳達蒙允矣泮長金雲澤不為舉
行至是疏斥金雲澤侵及相臣相臣即領
相也解罰之疏儒既是陳請依允者則乃
是朝令也然而金雲澤敢拒不行是責在
雲澤也在始煥討雲澤可也而何故贅侵
領相也領相之對舉陳劄亦不過就事論
事明言先朝國是已定之事而已也則始
煥對舉之疏只可明是非卜事實而初以
怒臣辱臣無所不至之說發端詳見領相

之劄則先言先朝之辨明殿下之聽斷次
言尹先舉之事蹟其三則歷言先王處分
之甚嚴杓無一毫辱始煥之辭也而其曰
辱臣者元無所據也至若曰不料聖明之
世有此凶猾巨慝也忘君背親病國誤世
之狀不一而足權移主上罪闕宗社何敢
齒諸與議於士論之是非云句句節節莫
非劫辱也醜辱也殆若街路之上狂悖之
人乘其酩醉無端辱人罔有紀極者矣夫
始煥士子也以名流稱之而何其口氣之

如是狂悖也愛君之誠莫如領相而謂之
忘君扶持世道賴一領相而謂之誤世衛
護宗社有一領相而謂之罪闕宗社至於
背親之說尤無倫脊之誣毀也始煥亦染
於邪黨之必逐領相之謀也領相即漢朝
之一汲子也不逞之徒以為若有此相凶
謀莫售於是募得先朝失志之徒改頭換
面構虛捏無紛投悖章靡不用極此而不
足又啖鄉生夢寅輩恣其惡喙誣毀大臣
末由餘地人君尚可以敬大臣况以鄉谷

賤類乃敢如此安有尊朝廷重體統之意
乎論其罪狀難追重刑而只止於除刑定
配主上之眷意領相到此衷矣內有奸戚
膚受之譖外有凶謀吹毛之疏安得無曾
母之投杼市虎之成三也領相仍閉閣不
視事者已屢月矣朝著泮渙萬不成樣則
左相與諸臣以領相勉出之意再三劄請
僅回聖心始下敦諭之教乃者始煥或恐
領相之出脚故侵領相於討雲澤之疏使
有發明之劄而其終也極口誣辱浮於夢

寅今日世道何如是至於此危險也至以
李判府銀貨事言之使行時持去銀貨卽
是成規則以今番之持去不可為罪矣元
數無費還納則亦無可罪矣然而一番之
人每每提起於疏辭此何意也若其銀貨
濫費不還則罪大臣可也而副使李肇書
狀朴聖輅之疏皆曰還納則其還納既其
丁寧矣徒出於陷人之計以循例而持去
依數而還納者殆若遺格而持去濫用而
不納者然宜其有反坐之律而亦不舉論

至有臺臣之請施反陷之律而亦無依允
之舉且有大臣陳暴銀貨之疏已過五旬
而尚不下批致令大臣彷徨城外進退不
得言念時事吁亦憾矣若其大臣用其銀
貨無所還納則豈有二使臣還納之疏也
且百方摘發群起聲討豈使一日容息於
世間耶銀貨一款初無吹覓之端者彼其
之徒非不知也而故為發端於今日欲作
禍階於後時也○領相連遭非斥之疏而
夢寅之無倫悖說姑捨至於始煥之疏叱

罵劫辱到此極矣連上引嫌遞職之劄而益加敦諭至於二十九日之劄批曰卿以國事無可為則已矣若以不然則盡念同休共戚之義一向邁邁其若是乎卿之過自引嫌正中擠陷之計亦豈不有傷於事體乎雖日呈十章斷無允許之理卿其諒哉○前後恩諭益加懇惻至於此批中正中擠陷之詐明見時態之巧險而非領相則國事無可為也有此至切之聖批領相何敢以一身之廉義而不顧聖上之眷

意乎遂為出仕都人皆曰洛波之龍復起○先時左相徃見領相言曰覘觀近日之風色奸戚上以容誘主上下以潛結宦侍邪黨外則擊逐大臣內則潛釀凶計和應成於內外而尚未得行凶者以吾三四人也在也王第定策之事只是吾輩之責也而今者台監只以一身之廉隅不念宗杜之大計堅卧不起終誤宗杜之大事何以拜先王於地下耶方今國勢日益傾危朝象日益波蕩此何等時也而乃欲言私眷閒

耶領相愀然曰老物之家世受國恩而至
於己身偏被先王之隆眷欲報之德天高
地厚俯仰無階況於昨年至月日八疹時
適因從容躬承屬托之遺音也哉乃誦遺
音畧曰予之病勢漸到十分地頭而來頭
國事思之因涯世子本以柔弱之質且有
竒疾嗣續之望今無可論幸有延初之英
明矣伊後宗社之計全付於卿卿其銘念
勉旃云云誦罷二相對涕泗洑連領相
復曰雖無此遺音定策王弟天經地緯也

戴天履地之人夫誰曰不可而一種凶徒
自初有不逞之心先王有所覘得故所以
付托於吾輩也而今者彼黨之必欲逐吾
輩乃是先除羽翼之計也吾雖萬身虿粉
豈陷於凶詐而負先王之屬托也哉如欲
養閑何不休退鄉舍蹲踞輦下哉老夫自
有經綸當其適可之時與同志之人一辭
定策何闕於出仕與否耶左相曰從兄堅
卧楊江引嫌不起台監亦遲出仕則廟堂
無人難以示重而凶徒日肆猖狂其勢漸

成不如趁早出視事領相遂許出仕邪黨
聞領相承命之報或有落膽者焉或有奮
臂者焉盱眙之態咀嚼之說一倍於前日
令人不可正視○一自大喪之後玉侯比
前添損而無一憂慮者祭享連為攝行而
金濟謙一人之外更無規諫者講筵連月
不開而領相一人之外更無勸講者比歲
歉荒民命近止而無接濟之議自春徂夏
一直酷旱而無祈雨之舉盜賊遍起行掠
官府而無防禦之策而朝廷之上日積之

章疏只是黨同而伐異也如是而國事豈
有可為之道乎○二十八日李判府陳暴
之疏正月旬間八啟是月是日始下批他
疏之下批亦如此類於此可知上侯漸加
昏憤之症不能收拾之致也而一邊之徒
則曰上侯漸至復常云豈不異哉一世之
人莫不疑惑以下缺

四月十八日戶判閔鎮遠疏畧今日國事汲汲
乎殆哉事新經大喪人心危懼事比歲歉荒
民命近止事三春亢旱已判無麥事徂夏酷

旱循例祈雨事厲氣薰染死亾相續事盜賊
遍滿白晝殺越事君臣汲汲夙夜講確事依
祖宗法日三晉接事日開講筵講磨治道事
中外畜積俱竭無餘事流丐填街日聞餓死
事八路糶糶俱空無以救荒事惟有鑄錢一
事而論議歧貳事其他一篇之內反復丁寧
者皆是匡君憂國之切實語也片言半辭之
間不及於時節甲乙之論實無愧於周元老
七嗚呼之篇賈太傅六太息之策而此真大
君子賢臣也○修拱李重協以罕接臣僚久

廢經筵孝寧殿祭奠屢月攝行事筵奏十九
日備忘記孝寧殿祭奠攝行實由於脚病不
得親行尋常悲恨昨日筵中副修拱李重協
以玉署承候之臣未知予之病症縷縷煩達
語甚至忌心切慚恧縱欲強為其勢末由如
許厥咎中外諸臣知悉焉自此備忘記之後
中外快知上候之如此矣從今以後凶邪之
徒欲諱而難諱詐復安出也

二十五日備局堂上引見八侍時修拱徐宗燮
所啟畧開講筵咨訪治道領相曰前年嗣位

之初有頻命召對之事矣厥後玉堂不齊且
國家多事久未開講今則上下皆備而晝
講之舉一不為之群情菴矣儒臣所論好矣
戶判閔鎮遠曰商確治道惟在經筵殿下必
無公然廢閣之理而殿下不言其由人孰不
抑鬱乎若以久坐為難則卧聽無妨上曰留
念焉閔鎮遠曰臣在藥房時殿下有溫疫及
客火上衝小便頻數之症先王每令臣等三
日一入東宮疹察者有意存焉非獨惟疾之
憂誠以求嗣之道不可不念故耳其勤念眷

顧之道何如也今求嗣一款何等急務而殿
下不使醫官八疹殿下雖欲自輕獨不念宗
廟杜稷乎上曰唯閔鎮遠曰開講八疹两件
事雖於明日不可不為之矣○掌令宋道涵
疏中所陳固多矣其一曰明是非正好惡以
立人君出治之大本也其二曰遙降開筵之
命極懋講討之工也其三曰日接臣僚廣詢
博訪務舉百度之之事也其四曰急圖賑荒
之策濟斯民填壑之命也其五曰申飭各道
方伯極圖賑賑之方也其六曰選用良吏濟

民生而止盜賊也其七曰秦仁石城懷仁三
邑作變首唱之人一并重律其官長前施罷
職之舉反為適中其願請收罷職之命其八
曰三南御史之抄啟今已久矣而尚不發送
今則各邑春賑既已告畢姑停其行待初秋
一時發送之事也所陳諸条無非切實而以
時論間間闖八亦難兌局於時者然亦差可
之消息也○大司憲李緯亦以主上之祭奠
不叅講筵久廢事疏諫其畧曰臣於乙酉年
間忝侍胄筵引文義仰問邸下自期以何如

主邸下舉程子對神宗安敢望堯舜之語而
曰予所期亦豈淺淺哉臣賀曰此宗社生民
之福也遂引堯舜孝悌之道反復而告之殿
下尚能識有之乎臣常莊誦敬歎自謂堯舜
之治庶幾見之夫何即祚以來凡百措施委
靡怠豫了無一言一事可以上答天心下慰
民望者以有為之資居可為之位平昔自居
者何如而今直為此沓沓也近以祭享攝行
事進諫者衆而不得感回天聽中外憂鬱日
已滋甚及夫日昨以患候未叅備忘下而少

可以解羣下之惑矣然若臣區區之憂猶不敢遽已夫疾病之來聖人之所不允殿下上為宗社之主且不敢自輕而若其哀痛慘怛之出於天者則欲抑而不可得矣雖於拜跪之際不能如禮殿下所自盡者惟有祭奠矣泣之節而開歲以後尚未一番省拜大小祀享動有如不祭之歎筋力不及固無奈何而隱之於心其果自安乎况今練前殷奠獨有此朔而受鍼停止脚後酸疼之候亦既小減殿下不於此展哀更待何時頃者獨參四享

之定式已為大違禮典而殿下又不克一踐其言則及今改圖尤有光於日月之更矣或者聖候未盡平復而然則臣於是別有獻焉先正臣金集年八十病不能拜起作文告廟曰雖或參祭而力不逮不能逐節盡禮只自俯伏於前使執事者代攝猶愈於元不與祭者夫豈非禮先正行之此足為上下通用之權宜伏乞聖明亟下明教親行朔奠如或難於拜跪標薦一節大臣代行自盡於聖情則方可以大慰中外之心苟或不然而但曰前

日備忘足以使人曉然惟終每每攝行而已
羣下又從以莫敢言則是上以禦人之諫下
以成王之過也臣於是我不敢不妄陳殿下臨
朝視政專尚淵默凡於是非黑白之間殆若
無適無莫大小政令一切置於悠泛之域若
與一箇身心不相關涉者然以是下之所以
奉承者或牽補玩愒苟度時日茫然若墮井
中如是而能為國者未之有也夫讀書講學
所以湊迫此心維持此心故明君哲辟莫不
以勤御經進為第一務殿下試看前史曷嘗

有臨御之初終年不一開講者乎始也猶可
諉以講官缺員而今則羣彥濟濟矣國家之
置玉堂其將使之沁沁守直而已哉承宣八
對之規遂廢而進見益疎殿講親政之舉或
有而緩急倒置矣賓廳次對國事之緊重而
厦檀吁拂不過一唯字苟如是而止則雖三
接之勤亦何益之有殿下深拱宮中罕見臣
僚未敢知居常所親近者誰歟所做者何事
歟人君盡心喪德非必聲色馳騁也一念未
兌於稼怠足為喪邦根柢甚可畏也嗚呼天

災日臻人心日離私意日益肆義理日益紊
紀綱日益頽然而猶不至於遽亾者惟先王
德澤之在人也殿下其可恃而自逸乎朱子
曰今日之事第一惟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
保養精神一以天下國家事為念此正為今
日對症良藥殿下以臣此說反之於心察其
存否驗其勤惰必學而開之敬而持之首將
從前豫怠之習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則凡臣
所論諸事自然綱舉而目張上下之間精萃
神會一言之頃風動神速其幹旋之不翅若

反手所以為堯舜亦不外是而殿下何憚而
莫之為乎仍念近日章奏非不懇切聖批非
不嘉納而卒未見採用之實此殆近於悅而
不繹從而不改今臣所陳固非別件事而首
尾惓惓蓋竊附於先格之義殿下若又曰留
意而已則臣復何望云

李大憲此疏足以為法於後世之為人臣
而諫人君者也自殿下何如主至自謂堯
舜之治庶幾見之開導其善心也自夫何
卽祚以來至今直為此沓沓深戒其豫怠

也自近以祭享攝行至中外憂鬱滋甚切
悶人心向背之機也自日昨備忘之下至
解羣下之惑喜其人心之少定也自然若
臣區區之憂至隱於心其果自安欲起其
祭享之誠意也自况今練前獨有此朔至
展哀更待何時切言其若過此朔則雖欲
展哀而末由也自四享定式至尤有光於
日月之更切欲格前非而遷于善也自臣
於是別有獻焉至上下通用之權宜切欲
引古人之孝起主上之孝也自亟降明教

至大臣代行切欲主上必親行其祭享也
自苟或不然至臣於是不敢不陳欲防其
引前謬而成新規也其他千言萬辭不出
於勸聖學戒逸豫而愛君誠惻動溢於字
句之間治國規模盡備於篇章之內惜乎
其言之不得見用也李大憲亦正類中人
也時際斥奸之方張職當都憲之重任而
其所陳所者只是懇切於規諫勸戒而片
辭隻字之間初不一及於時節事何哉夫
李大憲道學君子也抑其心以為正君心

然後正朝廷正百官之意歟觀其䟽意宛
轉之中有森嚴之氣切直之中有懇惻之
意苟非道學中出來豈如是哉李大憲自
少時世人之言曰詞犯仙語學冠近世孝
盡人道觀於此䟽則詞旨發越之中學行
流動規諫息至之際誠孝著見此誠文章
道學孝行兼備之大君子也

五月十日引見時領相金昌集所啟方今國事
同極百度解弛紀綱日頽飢厲荐臻散亾相
繼殿下浹居恭默不曾留意於國事諸臣只

思奉身而退袖手恕視譬如一斥孤舟泛泛
於驚濤之中而執牠無人任其飄蕩噫噫其
危矣急急召聚在外之臣使之各事其事然
後庶可望帝補架漏如崔奎瑞鄭澔權愔李
晚成金興慶李光佐諸人皆是可與共國者
而甘心斂退無意造朝此外居在輦下不樂
供仕者有之凡在諸臣皆受國厚恩致位隆
顯朝家之所倚望而一味屏處無意膺命豈
不慨惜者乎殿下嗣位以後政令措施之間
未有勵精圖治之意凡帝王出治之本實在

於終始典學而經筵法講一向停廢中外人心不無失望皆以為國事無復可為置之無可奈何之域而舉懷退遁之計此其意蓋出於欲全去就之節然而苟能思退報之意至誠開導使聖心大悟翻然改圖而恪勤職事以殫厥誠則豈不允合於事君之大節耶昔唐臣陸贄勸德宗下罪己之詔雖驕將悍卒莫不感泣今臣亦願殿下特下備忘記而令政院措辭別諭引咎自責務為激切懇至則諸臣亦豈不感激奔走而殿下亦宜自謀激

勵痛改前轍則一號令之間風采頓變氣像自別矣左相李健命曰或下備忘或令政院代撰務以至誠懇惻為主要使中外聳動而三者之中指一下教何如上曰唯左相以親撰與代撰間指一下教仰請而只教曰唯諸臣莫知上意之所在也於是承旨韓重熙奏曰以備忘下諭耶自政院代撰乎戶判閔鎮遠曰今此別諭必須激切懇惻足以感動人心然後庶有其效政院代草後往復於大臣始為八啟似好矣上曰依為之應教金濟謙

撰進

近來國事之無復可為容可說乎國家之
治亂專係於君臣之吁咈都俞勉勵勸戒
而自主上嗣服以來雖緣於玉候之添加
而孝寧殿四享大祭朔望祭奠連為攝行
經筵法講儒臣召對亦為停廢諸臣疏批
積滯未下自是百僚懈惰庶事叢挫連年
旱荒百姓離散盜賊四起而上下莫知憂
焉日變星妖山震海沸戎月斯生而上下
莫知畏焉國勢之危急人心之波蕩勢固

然矣當此之時正須臣鄰規箴之風矣仲
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東方千乘之
國豈無忠信之臣乎最初有金濟謙以祭
享之親臨講筵之頻接勸勉至再而終見
遞職之舉繼以有宋道涵李重協徐宗燮
之疏諫又繼有閔鎮遠再次息至之疏戒
又有李緯反覆開諭誠懇勸戒之疏至於
領左相時時勸勉眷眷不已而至於是日
乃以別降綸音以慰眾情事勸成人臣之
道於是至矣惟彼一邊之人日陳伐異之

章而至於勉君臣一款初無片言半辭之
闖八者蓋其意專在於懲患也而苟或陳
勉戒之語則徒忤上旨小無所益也謂無
所益而初不勉戒則是謂吾君不能為也
八月獻納徐命均疏陳近日黨論之痼弊與銓
曹用人之不公而其他憂時慨俗之言無不
至切正言李廷燝謂以逐去銓官啟請罷職
校理趙文命疏救近日黨論之弊去益甚矣
甲邊之人未必盡是君子也亦有小人乙邊
之人未必盡是小人也亦有君子而甲邊之

人陳一疏也或有侵逼於乙邊之人則乙邊
之人無論其人之賢與不賢其言之可與不
可汲汲對章排擊為主而眼眯於私黨全沒
廉隅心炫於得失少無公心實為傍觀者所
可代慚者矣當此之時無論甲乙之人不染
時態謝絕榮途只念國事憂心悄悄者亦多
有之方今國事之最可憂者何事也主上之
春秋漸至於晚晚主上之患疾比加於平昔
燕媒之期蝨斯之慶無復餘望而儲嗣則靡
有所建邪說則益復盛行中外疑惑人心搔

擾此實第一憂悶事也

南山洞最上谷有卞老張老二人自少對門而居年皆八十六七矣天文地理無不通達觀相推數無一違劃二人晝夜相對討論講明不已卞問於張曰今上相貌何如張曰睡虎之相也夫睡虎者任其睡而勿犯則初無傷人之理若履其尾而觸怒則必有傷人之患若觸怒主上則必多傷人卞曰然張問於卞曰微垣之下常有前星自主上登極之後忽無此星矣昨觀乾

象則前星復生於舊躔必有邦慶也卞曰我亦已覘之矣張曰今上年壽如何卞三屈拇指張曰然矣卞曰不出二年半朝廷皆為魚肉將奈何張曰國運所闕亦無奈何而國家則轉危為安是可幸也二人世無知者而獨與崔相奎瑞自少相親二人謂崔曰令公若聽我二人之言則大貴而今終崔曰吾必從之二人曰平生勿叅黨論若至正卿退身鄉廬若至大拜稱疾勿仕則極貴而令終也崔相如其言終保身

名

八月十日上因正言李迺燝以王弟建儲之疏
令廟堂稟處賓廳啟茲事至重且大原任大
臣六卿及三司長官並即牌招以為八對之
地何如傳曰允趙判府適於是日出江郊其
子觀彬得聞此報走馬往其父所住處耳語
如此如此趙判府汲汲八來直往賓廳領相
左相及諸臣皆會矣趙判府曰諸大監為此
宗社大事何不與小生同也願與諸大監同
與死生云可見其忠赤無他之心矣是夜三

更大臣卿宰八侍領相金昌集所啟臺臣李
迺燝以建儲事上疏而有大臣稟處之命故
臣等與諸臣八侍矣臺臣所奏即宗社大計
也即今國勢孤危人心波蕩聖上春秋鼎盛
尚無儲嗣宗社之憂莫大於此臣等忝在大
僚夙夜憂慮何敢少弛而尚不能仰請者只
緣事體至重至今喁喁矣臺臣以大臣之不
言為咎臣誠難免不職之責矣臺臣之言至
當孰敢有他議乎諸臣皆方八侍下詢決定
何如判府事趙泰采引宋仁宗春秋不至晚

晚而諫臣范鎮累疏請定策大臣文彥博亦力贊事以奏而其他啟辭與領相略同左相李健命大意略同而臺疏既出之後不宜一刻遲緩故不許深夜輒敢相率仰請為奏戶判閔鎮遠判尹李弘述兵判李晚成刑判李宜顯大司諫洪錫輔皆以決不可一刻遲待早賜決定為奏而上終不發落金昌集更奏曰大臣諸臣所達之言皆在聖上之亟賜允俞伏願速降處分以副羣下之望李健命趙泰采皆以速賜處分更奏而久不允從金昌

集復奏曰臺臣所奏祖宗已行之令典而今日之所當遵奉者而如此大處分必得慈殿手筆而後可以奉行臣等當退出於閣門外恭俟處分矣上曰當依為之於是上稟達慈殿自慈殿書下諺教曰孝宗大王血脉先大王骨肉只主上與延初君而已主上既無嗣續今定儲嗣非延初君誰也予意之如此下教大臣宜矣遂以延初君建儲定號承旨榻前書出冊禮都監官負即令該曹差出告廟冊禮吉日令觀象監推擇 答延初君辭疏

曰祿建儲嗣所以重宗社噫嘻予以不穀已過立年尚無嗣續又有奇疾言念國事無計可恃茲以仰稟慈聖俯循羣下之情委以儲貳之重小心翼翼勤勤孜孜以副國人之顛望

是夜纔定儲位未及頒布而宿衛軍卒政院使令之自闕出來者聳肩蹈足轉相告諭曰廷初君封為世弟豈有如此大慶乎聞之者轉倒驚喜亦相欣告片刻之間懽聲滿都室室相慶家家相慶街童走卒蹈

舞不已市井閭閻簫鼓飾喜而太平之像藹苑於一時○定策儲位即國家之大事也而稟定於一夜之間若涉急遽者何也若或遷延時日則不逞之徒必陳歧貳之論恐致誤了於大事之故也

依領左相議以世弟定號世弟與世弟嬪八宮吉日以來月初六日為定廷初君再疏答曰已悉於昨日批旨中復何多誥無庸更辭以安予心○判府事李願命疏伏以臣伏聞殿下深惟宗社之大計上稟聖母之慈旨

早定國本允屬元良一夜之間懽聲四馳云
云臣身雖在外獲覩大慶不勝眷眷之忠云
荅曰卿息幸賴默佑有此莫大之慶欣忭曷
喻卿其安心勿辭須速就途進叅賀班以副
虛佇之望○冊禮都監提調右議政趙泰耆
差下趙泰耆疏伏以臣伏聞日昨遑中俯循
大臣諸臣之請上稟慈旨儲嗣已定邦本益
固此實宗社無疆之基臣民慶幸曷可勝喻
臣之疾病已成根締之症决無復起為人之
望顧此床席危死之喘末由運身都監事務

時日為急不可待其差歇冀蒙卽賜處分云
云荅曰卿懇幸賴默佑有此莫大之慶欣忭
曷喻卿之所患又有添加不勝驚慮都監提
調之任今姑勉副焉○十三日司直柳鳳輝
疏畧伏以臣伏聞正言李廷燬疏請建儲聖
批以議大臣稟處為荅臣聞來不勝驚惶憂
惑云云有國建儲何等重大而時原任大臣
之在江外不遠之地者邈然不知原任御宰
之初招不進者亦不更招猝遽忙畧無顧念
國體底意臣未知此何舉措也臣世受國恩

致位宰列十年出入近密當此之時其何敢
畏鈇鉞之誅默無一言以負我先王與殿下
乎殿下再聘中壺今纔數年嘗藥憂違仍居
諒闇之中嗣續有無姑無可論而殿下寶壽
方盛中壺年纔踰笄日後螽斯之慶此固舉
國臣民之所願望或者兩宮有疾妨於誕育
則在保護之地者固當竭誠醫治靡不用極
而未聞有念及於此者乃於卽柝之元年猝
然為此舉此其故何哉殿下嗣服纔周歲矣
臣民方今拭目於新化則臺疏所謂國勢岌

業人心渙散者未知其何所據而發而設有
如其言者當軸大臣所宜博訪廷議從容陳
白使中外曉然知其為某緣某由而今乃不
然始使如廷燝之癡戩無識者草草疏請有
若嘗試者然及得稟處二字之教乃於更鼓
夜深之後登對力請必準乃已與廷燝和應
之狀不可掩矣至若事之不可不仰稟慈聖
者則亦當以稟定之意仰達而退以俟下教
事體則然而既請八稟旋請出定再請之啟
至謂不可淹延便同使令殆近催督此真可

謂無人臣禮者耳曾在戊辰殿下之誕生也
仁顯王后久無嗣續伊時立嗣非不急矣而
前席下詢之際諸臣以姑觀數年正宮無斯
男之慶而王子年長則有司自當建請之不
暇為言當日臣子夫豈有他意哉蓋所謂重
國本尊國體也人臣事君之道自當如此而
今則怛怛急急有若不容蹉過時刻者然半
夜嚴廬一請再請使莫重莫大之慶終至於
草率之歸國體反輕殆不成樣人心疑惑久
而靡定臣誠莫曉其至此也云云成命已下

無容更議大臣及八對諸臣愚弄迫脅之罪
不可不明正而殿下之廷無一人言之者茲
敢不避越俎之嫌冒死而陳之伏願聖明繼
自今凡於事為斷自宸衷無使威福下移仍
定大臣以下罪犯以謝國人以肅朝廷云云
鳳輝之疏自初遣辭莫掩其奮拂愠懟之
心也王弟定策上下之所慶怵者而敢曰
聞來不勝驚惶國有大事則不遑俟駕而
敢曰原任御宰之初招不進者亦不更招
主上素有奇疾前後兩宮及兩媵並無胎

漸到今春秋漸至晚晚疾患比前添加斯
男之慶更無餘望朝野之所共知也尚未
建儲國勢之孤危汲汲乎殆哉今日建儲
尚云晚矣而敢曰猝遽忙畧建儲以後不
日之內懼怵之聲遍滿於都鄙蹈舞之民
彌漫於街路者萬目之所覩也而敢曰人
心疑惑久而靡定大臣諸臣一請再請於
一夜之間必準請而後已者似涉忙急而
此則不然建儲之事有國之大事也若其
朝臣以王笄定策同然心膈則當軸大臣

豈不博訪廷議從容陳白而其中一種不
遲之徒潛釀凶訃和應已成者路人所知
也所以大臣諸臣以為迨拖時日則必有
彼徒百方沮戲恐致大事之有誤也乃於
一夜之內準完建儲之大事此實斷斷為
國之忠心也其所急處之由彼宜自反而
不知乃反敢曰愚再迫脅無論急遽與遲
緩既定儲嗣之後彼雖有怫悒忿懣之心
亦無奈何固當奉朝補賀而已而乃反急
投悖章嚇視建儲之大慶請罪定策之諸

臣平生包藏之凶肚露出於狂悖之一疏
一大變恠一大機括也

傳曰噫先大王以日月之明深慮予之無嗣矣
到今疾恙漸加無望斯男敬承付托之重日
夜憂懼不遑寧處百爾思惟之極日昨臺疏
無非為宗社定國本正合先大王之盛慮及
予憂歎之志故仰稟慈聖則曰孝宗大王血
脉先大王骨肉只有予與迺初君不出於此
也慈教至切不覺涕泗噫予有一分嗣續之
望則有何此教乎既定儲嗣宗社無疆之福

亦予之所大望鳳輝之疏出於千萬意慮之
外而語涉狂妄此何人斯何如是乎不可置
之卿等論以啟達是夜閣門外領相金昌集
左相李健命大司憲洪啓迪大司諫俞崇司
諫申晳掌令宋道涵正言李聖龍校理申昉
等啓曰臣等伏見柳鳳輝之疏敢以國家大
計歸之於草率之科而搆捏臣等驅諸罔測
之地云云噫成命一下萬姓延頸舉國舍生
之類莫不懼欣慶忤彼鳳輝抑何心腸獨自
驚惶憂惑內懷不滿顯有動撓國本之意其

不道之罪彰露無餘若不嚴加懲討則亂臣
賊子必將接跡而起請柳鳳輝設鞫嚴問以
正王法傳曰允○右相趙泰者使錄事直呈
劄子畧曰伏以臣於病伏垂死之中卽伏見
柳鳳輝疏陳至有議鞫之舉何至於是耶國
有大慶處分既定之後有此陳言誠可謂妄
而其心則出於為國之赤忱云云何嘗以一
時之爭論而有所鞫問之事乎今日之忠於
殿下者後必盡忠於儲君設令其所言雖甚
狂妄為國陳忠遽命鞫治豈不大有傷於聖

朝容諫之道乎導人主撲殺言者恐非聖世
之美事伏願聖明特加三思亟收成命云云
答曰卿息今觀卿劄果知其設鞫之過當以
此考例議于大臣稟處○備忘記反覆思惟
國是已定之後妄上章疏極其謬戾似當嚴
處而鞫問過當叅酌極邊遠竄

右相所以劄救鳳輝之辭何其謬哉建儲
之成命誕下宗社之大本既固一國臣民
莫不慶忭懽洽也假使鳳輝有一分同慶
同懽之心則必無向日之疏也滿幅張皇

之間初無歡忭等一語而驚惶憂惑猝遽
忙畧人心疑惑等語顯有不悅底意而其
終也構罪請建諸臣苟究其心迹謂之曰
凶逆未為過也而右相只謂之曰狂妄耶
且主上或有癸甲之爪泣且或有震夙之
佳兆如此而定策王弟則獨以猝遽爭論
可謂曰赤忱也今無二者之所依望而只
有王弟之一國脉以晚時之不得已定策
鳳輝反以謂猝遽而投疏爭論其所持心
難免逆節而右相謂之曰赤忱耶主上以

未有儲嗣國勢孤危晝宵憂慮者也當此
之時也諸臣之請建儲嗣國本永固方可
謂之忠於主上而鳳輝反以請建之諸臣
為罪竟欲國勢之孤危是可謂逆於殿下
而右相謂之忠於殿下同歸於鳳輝之一
套為之歎惜鳳輝之此疏出也街路之人
狂顛道之曰王世弟冊封國家之慶也臣
民之福也而柳叅判上疏沮遏之云真逆
賊也莫不憤之及聞鞫問之報莫不忮之
又聞右相劄救之報驚惑相告曰聞右相

大監救柳叅判不為鞫問云憤哉憤哉近
來兩班心意未可測也然則國無儲嗣耶
云云既策王弟為貳極則君臣之分義已
定矣主上雖如仁廟之以元孫謂幼而擇
次嫡之長立之在臣分莫敢有歧貳之論
矣况主上自初無嗣續之望而只有介弟
延初君而已則定策延初之外更有誰耶
然而鳳輝乃有不悅之心陳此悖疏顯有
沮遏之意其陰懷貳心動搖國本之計雖
路人可知也○柳鳳輝此疏全篇辭意都

出於憤懣王世弟之陞儲而其中猝遽托
畧一句語尤可見以定策之不少遲緩深
以為恨者矣王世弟之陞儲即天命之所
在也雖或遲緩何能遲其計耶夫定策一
款國家之大事則無論老論少論南人為
今日臣子者固宜其同心相議正大奏定
者也固不可一邊人獨當陳疏草率上請
者而李廷燭之疏請出於倉卒四大臣之
奏議在於半夜以外面看之則似涉於猝
遽托畧而有不得不然者矣國舅魚有龜

語其妹夫金純行曰大殿嗣續之望尚無
期別定儲嗣之外更無他策而中殿欲聞
呼母之聲此固人情之常而事理亦然矣
純行知其意而故答之曰大殿終無嗣續
則延初君卽三宗之血脉也今上之介弟
也而且先大王之遺托矣不可不以延
初君定儲則豈可以嫂呼母耶有龜曰君
不知體例也既至於別定儲嗣之境則宗
室中昭穆之襯者何限無之而必以延初
君為定違了順序承統之法乎對曰然則

其於延初何哉有龜曰一啟可除純行更
無所對汲汲往告於領相金昌集曰吾已
知彼其之有此詐也豈料如是之凶耶事
將急矣使其子濟謙急通于左相李健命
健命緩聞此言戰慄危感顏色青黑氣窒
語塞莫知攸為只言曰少俟鎮情降憤卽
進云云濟謙歸告如此之狀金相曰汝又
急往江郊通于李判府濟謙又馳往李判
府所以告之李判府曰自上粹降以宗室
某定儲之傳旨則宗社休而事莫及矣此

正臣子效命之時也疾馳八城三相合座
急議使李廷焞疏請而達夜獻議遂以廷
柄君卒定儲嗣盖有龜之有貳心既如彼
也則定策王弟豈容時刻之遲緩乎有龜
之此計卽一番之人素所畜積而利誘於
有龜者則何可議及於彼乎所以不謀於
彼邊只與同志死國之人忙急定策也彼
其之徒苟無如此凶計則豈以國家之大
事如此而忙急乎彼鳳輝歛若其凶心反
以猝遽忙畧疏斥之定策王弟既是堂堂

大義則既定之後何敢論猝遽與遲緩耶
何不自歎其行凶之遲緩而反責他定策
之猝遽也○一番之徒稔知主上終無嗣
續之望而不悅於世弟潛蓄貳心自主上
潛邸之時密密聚議者擇嗣宗室之子也
遂潛結魚有龜以外孫享貴之說誘之有
龜乃投合於邪黨之計因動得中殿之心
內外和應之勢已成矣自是之後定儲之
議爛行於世盖其定儲之議日益緊急者
實自於柳鳳輝之徒也而今反以定策王

世弟謂之猝遽耶若以呼母中殿之人定
儲則亦將曰猝遽耶四大臣若無魚有龜
云云之說則豈以定策大事奏議於猝遽
乎當其獻議之時主上未即允從者以其
邪黨之言先八之故也四大臣力爭於半
夜既回聖聰且慶恩府院君資助於慈宮
遂下諉教竟以延初君定儲外則有四大
臣之力爭內則有慶恩之贊助故伊日定
策之事所以準成者也若論當日定儲之
功四臣與慶恩一也而四臣之事難慶恩

之事易慶恩乃慈聖之親也若非慶恩則
誰可周旋於慈宮圖成定策之事 雖

之義理

徒為彼輩之毒射

何益於 乎是故余謂之慶恩之功不下
於四相也而比於四相則事則易也

王世第上疏曰伏以臣區區難冒之狀罄竭
無餘聖心必惻然矜允而伏承下批辭意隆
重又不得臣之所圖尤不勝抑鬱之至臣之
不才冒叨重任早晚償敗已為自料而昨見
柳鳳輝之疏語極危險臣之毛骨俱竦心腸

如墜此又臣難冒之一端噫微官末職既有
人言則其在自靖之道決不當遵仍况儲嗣
之位是誠邦國之重本而不顧言議之峻發
怵於威命冒沒承當則臣之一身羞恥固不
足惜而其於國家何千思萬量斷無承命之
勢不得不陳危苦之狀而五日之內連上
四章煩瀆宸聽臣罪萬殞難贖伏乞聖明上
念祖宗之重俯察臣覩兀之情以其衛屬丞
命罷歸仍收成命使臣以守其分則生當為
聖世之臣死當瞑目而歸臣無任惶恐涕泣

席藁俟命之至答曰國家莫大之事既已完
定而明言柳鳳輝之罪狀則狂妄之說有何
介懷如此之人何代無之而少無不安之端
上念宗社下副國人願望更勿控辭亟斷來
章以安予心衛屬如意焉

一自鳳輝疏右相劄救鳳輝鞫問之後大
臣以下至于微末庶官宗親府館學儒生
而以鳳輝鞫問事及趙泰者則以護逆之
罪削奪官職門外黜送事日陳疏請上一
并不允朝廷之上日復日以是紛擾殆無

寧日

十月十日執義趙聖復疏初以亟定國本允屬
元良勸講之道不耳少緩等說發端末乃以
殿下於臣僚引接之時政令裁斷之際使世
弟侍側叅聽一以為講確可否之道一以為
隨事訓習之方為奏是夜下備忘記曰予有
竒疾十餘年來差復無期乃先朝之矜念酬
應萬機誠難矣往在丁酉有聽政之命則靜
攝中為其調養便耳至於予躬他不暇顧及
自登極以來夙夜憂懼近日形症尤為沈痼

酬應亦難政事多滯言念國事心懷深增今
世弟英明若使聽政則國事可為依托予得
安意調養大小國事并令世弟裁斷焉

人君當倦勤之際斷自宸衷乃有代理之
舉雖是事勢則然而其在人臣情理則極
其悵然缺然處也寧可以反汗為請忍敢
以代理仰請耶往在丁酉先大王非徒倦
勤之時也以積年玉候之沈痼有難於酬
應當此之時諸臣莫敢有上請代理而自
上乃有世子聽政之教則承命大臣諸臣

莫不冲悵而涕泣况我主上則春秋鼎盛
初非倦勤之時也只緣玉候之彌留雖有
政務之多滯而孰忍以代理二字仰請也
哉彼聖復肆然崩於心發於口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已無臣子之情分與道理也
而何況侍側參聽講確可否等說乃是千
古國朝以來所無之事也以千古國朝所
無之事敢欲創行於我朝無所顧忌開口
論請殆涉脅君父而欲釋位也此實前古
所無之變專出於吾君不能之心也聖訓

不云乎吾君不能謂之賊也聖復之呈此
疏也喉院必先照揜矣如此悖疏胡為而
捧納也其捧納承旨烏得免不察之責乎
此疏八啟之夜乃下備忘記大小國事並
令世弟裁斷蓋主上此教若非聖意之激
惱也則欲觀諸臣之動靜也以此以彼大
是未安之處分也其在世弟之心震駭惶
惧當復如何左叅贊崔錫恒與玉堂汲汲
夜半請對反復開論綏回聖聽還收備忘
記戶叅趙泰億退後八侍重臣八對之時

已收備忘記則趙秦億之退後入對未知
有何更奏之事違奏極秘雖未即聞知外
人多恠之聖復之疏呈于十月十日而是
日之夜乃下備忘記則其間不過半日而
且疏批未下之前在外諸臣漠然不知故
未即聲罪固其勢也而至於在院承旨及
在直玉堂當其備忘之初下也即請反汗
而不蒙允從則即又急報於大臣諸臣使
之齊會力爭在所當然矣先聞者則先到
後聞者則後到固其勢也崔錫恒先聞故

所以先到而入對趙秦億後聞故所以後
到而入對後於趙秦億而到之者亦有之
則誰禁其入對乎至於趙秦億入對之後
仍開闕門勿許後來者入對此亦何意也
左相李健命與諸宰臣忙忙來到則禁扃
堅閉不許入對三次往復於喉院而終為
阻搪不得已彷徨道路俄而崔錫恒趙秦
億準請而出來矣成命既其還收則左相
更有何請對之事乎仍自外退出矣領相
金昌集則日前縱承休致之命則於職事

已謝了矣且成命於是夜反汗於是夜无
無事於追後請對也然則兩大臣有何一
毫之所失也亦有何一毫之疵毀耶然而
李光佐討聖復之疏以兩大臣無一言為
斥朴泰恒等二十七人聯名討聖復之疏
則曰一大臣則高枕傍觀為斥一大臣則
緩緩驅車後到而投章反攻為斥其所謂
投章反攻者何也左相既聞趙泰億追後
入對時侵斥之語又見李光佐討聖復疏
中論及大臣之無一言至於朴泰恒疏中

侵斥深緊故左相乃於領相勉竹前旨還
收事及慶忤當夜備忘還寢事陳劄之末
有曰今於事過之後謂以後到陳疏迭斥
如恐不及者抑何故也其意不專在於為
國而實出籍重傾陷之計云云故謂之投
章反攻討聖復則討聖復而已何故侵無
瑕之兩大臣也此實聲東而擊西之計也
左相既被無端之人言則豈有甘受之理
哉所以對峯於劄末而籍重傾陷之計云
者可謂當劑之言也 延初君定策之日

一番之人皆集於一處或有奮攘者或有
佛悒者有不忍正視矣趙忝億攘臂而言
曰隋末之定策國老豈意復見於今日耶
其中巨魁則曰不久見門生天子矣嘻噫
唯我春宮先王之次子也今上之介弟也
而先王深慮主上之無嗣曾以正初君丁
寧屬托矣當主上望斷斯男之際承儲嗣
之責者歷歷數之一正初而已迺者臺臣
疏請大臣稟啟而主上仰稟于慈聖遂以
正初封為儲貳世弟之誕承儲位若是其

光明正大而彼忝億目之以定策國老此
真古今所無之逆臣也○一邊之人外結
賢戚內緣宦侍者蓋已久矣以是之故闕
內之言流出於外闕外之言流入於內向
夜崔錫恒遙奏雖曰極秘而豈無播傳之
理乎追後聞之崔錫恒則奏曰殿下何陷
於賊臣之凶計有此意外過舉乎今日代
理之命卽乙酉傳禪之言世弟必無承順
之理諸臣亦無奉行之理而徒致一國之
疑惑驚恠之端也亟寢成命云主上方且

咨且之際聞趙泰億請對留門八侍趙泰
億奏曰聖復之此既即昌集健命輩指使
也此實脅殿下而釋大位也豈是聖復一
人之獨判乎殿下胡為此意外之處分適
中凶徒之謀詐耶極收成命上以保宗社
之危亾下以鎮人心之驚惑復奏曰昌集
等四凶殿下必先除去然後大位可保云
崔錫恒從傍目之上頗以為然乃下備忘
還收之命自是之後老邊人雖列於權要
而乃為踈迹之臣矣少邊人雖在於散班

而反為近密之臣矣

十一日夜承旨李箕翊副承旨南道揆應教申
晉校理李重協請對入侍時申晉所啟云云臣
僚之所望於東宮者惟在於敦孝友勤講學而
已至於參聽裁斷實非今日之所宜言也今此
講確可否之說其謬妄無識甚矣請趙聖復罷
職則似為太過晉曰罷職之罰何為太過乎李
箕翊曰本院無請罷職臺諫之規故不敢先為
仰達而玉堂所達元非太過也李重協曰臣於
聖復疏批既下之後始見其疏極為駭痛而未

及陳劄請罪之前遽下備忘矣聖復之罪罷職猶輕豈有過重之理乎上曰依所達罷職可也聖復之疏所云侍側叅聽講確可否等說實是千古帝王家所無之事而一聖復乃創出耶一則以吾君不能之心也一則以脅上釋位之計也雖堯舜之聖君豈不以聖復激怒於心切痛於意乎是以特下備忘於是夜主上猝下備忘之意即地可覩而尤可驗於重臣之一奏旋收成命也在廷諸臣其在道理也事體也當以聖復亟

正邦刑力爭而承旨玉堂臺諫之是夜所啟只止於姑先請罷主上之罷職則似為太過之教真以罷職為太過耶其後兩司合啟即允圍籬安置之請由是觀之當初罷職太過之教實出於未安申晷等之只以罷職為啟也而申晷等之不即嚴討甚非矣人臣事君之道一從大義上做去莫容一毫私意也申晷李重協等於是夜請對初發啟也只以援例罷職為請者人謂之與聖復同黨挾私之故云云烏得免此

說乎國家有大變恠而人臣有急救之道
則群僭之會矣暇待也晝夜之分矣暇論
也雖禁扃已鎖之後排闥直入人君亦許
請對而不得禁焉由是日聖復之疏有是
夜備忘之下此實國家之大變恠也朝紳
之中苟有先聞者則驚違急遽何暇於沁
沁待人嘿嘿待朝也哉急先請對以救之
容可說乎迺者重臣崔錫恒宰臣趙泰億
先得聞此報汲汲請對得收成命其孰曰
不可乎兩臣先入之後仍開禁門從後請

對者不復許八右相李健命宰臣李堦等
諸臣終見喉院之一切阻擋至使彷徨於
道路以先後之有殊而如此乎聞有先後
家有遠近先聞者家近者則先到固其勢
也後聞者家遠者則後到亦其勢也而先
到者則特許請對後到者不許請對豈或
上令之如是也中間操縱實難測矣唯其
諸臣以喉院之阻擋後到者非斥可也而
以喉院之許入先到者非斥不可矣至以
兩臣之夜中獨入為罪者尤為不可當其

急救之時豈可片刻遲滯乎火速請對臣
分之當然而克準請對之事則兩臣之道
於是盡矣蓋於兩臣進奏之餘備忘還收
之事不啻表著矣非斥諸臣之言殆涉隱
秘矣表著反汗之事則不以為幸隱秘非
斥之言則執為討罪豈不涉於以兩臣之
請收成命反為不悅於心者然乎兩臣雖
或非譖諸臣於進奏之餘既成備忘還收
之功則無可以非譖諸臣論斥之也
而君既承儲嗣之位則君臣之分已定而

鳳輝肆然陳疏敢曰聞來不勝驚惶憂感
議建儲嗣尚云晚矣而敢曰猝遽忙畧定
策世第一國歡忭而敢曰人心疑惑大殿
稟于慈宮慈宮許于大殿而敢曰愚矣迫
脅請罪諸臣句句節節而以世第策封顯
有不悅之心乃是三宮之逆臣也自上雖
有代理之命其在臣分力請反汗而聖復
肆然陳疏敢請代理已前無不道之臣
而至於叅聽政事講確可否等語迫脅主
上欲其釋位也顯有吾君不能之心此實

兩宮之逆臣也逆臣一也而鳳輝則諸大臣以鞫問正罪劄奏聖復則諸大臣初無請罪之劄啟遂有一邊人之侵斥兩大臣然此則有大不然者鳳輝則持下備忘令大臣論稟故有所劄陳也聖復則初無大臣論稟之令而直下世弟聽政之備忘領相則纔已釋負卽是元任大臣也初無可論左相則纔聞備忘之報拒八請對則為喉院之阻擋旋聞還收之命則無可請對仍自外退歸至於討論聖復既無大臣稟

啟之命自有三司言責之臣則非大臣所可闕涉也而并休致大臣而以不討聖復論斥然則右相拒救鳳輝之逆而不論聖復之罪何不并此大臣而疏斥之也彼輩不念事體之如此如彼急於斥逐兩大臣之計也蓋彼輩以四大臣一切崎屹者無他也以其為宗社策世弟之故也四大臣除去然後方便於行其凶計也此輩之侵逼世弟其漸已久矣李真儉疏中惹出大臣獨對之事而凶徒接踵而起論斥獨對

以既往之事忽然提起者究其歸趣則隱
然侵世第也當北使請見王諸弟侄之時
趙泰者劄中提出冒嫌二字主上無他子
侄只有王弟一人則冒嫌二字直逼王弟
也當世第策封之後鳳輝投呈悖疏是不
悅於封世第也至於韓世良討聖復之疏
也有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且曰雖無直請
使世第臨朝之語而輒因叅聽商確可否
者非請臨朝而何且曰為人臣者敢懷陰
移天位之計此等凶說雖托於討聖復而

深欲其逼世第也詳究其疏辭之歸趣則
逼世第之凶心何所逃乎看他討聖復之
疏則至以正刑為請者多而未有捱逼於
世第之說至於世良之疏句句節節而非
徒捱逼也陰置世第於不測之地也

辛丑十月十三日傳曰原任大臣時任大臣三
司二品以上來會賓聽傳曰依前備忘令世
第代理玉堂兩司連為請對傳曰爾等不知
予病如何如是累度煩請當初引見非難則
爾等誠惘何以防塞乎非但引見為難酬酢

尤艱更勿煩瀆所懷各其書八大臣二品以
上三司運為請對傳曰當初引見非難若非
酬酢之甚艱何不聽施乎勿復煩瀆所懷書
八王世弟上疏答曰予之病沈前已詳知
實非飾讓之比今此國事波蕩艱憂溢目之
日予病深痼機務多滯可不憂懼哉不得已
命爾代理乃是祖宗朝故事何以讓焉嗚呼
付托至重且大夙夜寅畏敬之慎之哉武克
欽承毋庸更辭以副舉國臣民之望○大臣
二品以上所懷書八傳曰噫予之病患已悉

於前後批旨矣且非一朝一夕之崇十餘年
來損傷之致凡干症勢曰沉難治乃醫家之
盡事今日為此舉者豈有隨便調息以為頤
養之道哉此非些少之症若不趁今治療則
實為難支之憂且代理乃是祖宗故事何乃
至此耶卿等毋以困我更勿煩瀆○大臣二
品以上再次于所懷傳曰前後備忘批旨已陳
予懷今何多誥病根內傷心火滋漫若火升
降之際則精神索莫昏不覺察似此危兆必
是生死之所闕安無顧惜之心乎知我者為

我深憂不知我者謂我倦怠而若是豈不嗟
惜哉今則國本已定予之火熱之漸漸就難
醫之境強以行之則必有後悔欲專意調治
則有妨公務到此地頭使世第分憂之外更
無他策此非特惜予一身乃是為國家也如
其不然則何所據而為此耶使予苟無沉痾
之疾雖過知命之年不必代理也豈可以年
歲壯衰論哉卿等愛予而動念也連日達夜
酬酢氣甚不平矣前後批旨若是懇切人皆
謂之主上之真情也○政院再次于懷傳曰

此乃祖宗朝已行之事依前備忘須勿煩瀆
○沈壽賢李真望等三十二人疏答曰前後
備忘及批旨已悉予意矣今日之事牢定爾
等勿為更煩○朝廷連啟無答○原任大臣
時任大臣六卿政院玉堂兩司至微末庶官
三日廷請一并不允武臣蔭官館學儒生連
疏不允○十三日代理備忘下于賓廳之後
又下備忘於右相趙泰者曰噫今日國事可
謂汲汲乎殆哉首揆疹悴之餘以老病調攝
左相出疆之期不遠當此國勢波蕩災異層

出之時鼎席殆空矣今日國事可謂危且急矣卿以寬大之量胡不念及於斯耶向來臺言之謬戾不足介懷當今思卿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切望卿拋棄前事快滌時態幡然八城共濟國事以安將亡之國以慰小子盱宵思想之心王世第連陳三疏并不允○右相趙泰耆來到都門之外陳劄答曰卿以先朝禮遇之臣夙負重望卜擢台鼎實循公議未盡輔護之道遽然棄予心甚思想向日疏辭不過援引古事臺論既發乞未收殺以

卿寬大之量必無介懷矣且今日事非但祖宗古例專為國家也卿其安心勿慮上仍左相李健命判府事趙泰采劄還收領相勉付前旨後連降敦諭於是領相金昌集出仕○謝恩領府事李頤命于時也四大臣皆八來石相亦八來人皆謂之必有大機括矣前此賜送小學一部于石相趙泰耆以御筆親題於首章空紙曰卿其斯速八來以扶予將亡之國石相承此御札將促駕八都侍傍之人泣而指其幼穉曰此阿只輩

大監將何以區處而乃有此行乎右相亦
垂淚而出示御札曰主上有如此哀矜之
教我豈忍愬然乎仍八都止南門外下處
聞右相之猝八少邊人勸其速八請對而
來老邊人觀其動靜幾微而來軒輶鞍馬
填塞街路右相疑其危機之伏路乃曰吾
於今日忽得寒感氣甚不平矣不可造朝
遂放儘率脫網堅卧佯作大痛之狀老邊
人信之無疑乃散歸矣右相乃乘藍輿從
外南山踰浮於嶺八水口門從宣仁門遂

至閣門外送言于喉院請對喉院阻擋曰
臺諫方請罪矣被斥大臣不可以冠帶引
見如是相爭之際司謁顛倒出來曰下教
內右相即速八對喉院莫敢復阻右相遂
八對涕淚汎瀾語不成聲而奏曰殿下胡
為此千萬意外之過舉乎若不還收成命
老臣將碎首文石而死時領左相八對右
相顧謂二相曰諸大監何不以誠息勸殿
下還收成命也二相始得八對矣亦力爭
之於是兩度備忘并為還收事榻前定奪

十七日右相請對之前領相金昌集領府事李
頤命左相李健命判府事趙泰采劄子伏以
云云伏閣四日不賜允音請對六七牢拒愈
甚終不得一瞻清光只恨誠意淺薄不能感
回天聽臣等之罪萬死猶輕伏地俟罪鉄鉞
是甘去夜卽下批旨尤非臣子所敢忍聞者
奉讀未半不覺心膽俱墜一死猶緩遭此罔
極之境驚惶震悼莫知所以仰對第伏念當
初備忘中大小國事并令裁斷之教國朝以
來所未有之事臣等雖萬被誅戮決不敢奉

承至於丁酉事自是先朝裁定且有節目之
區別其視并令裁斷之命不啻有間况且聖
教出於至誠惻怛則為殿下臣子者亦安敢
輕遽為拘一僇違拒以傷我殿下之心哉伏
乞聖明亟令有司只依丁酉節目稟旨舉行
千萬幸甚云云未及下批而猝有右相之突
八請對還收前後備忘乃者兩度備忘去夜
批旨還納之後諸臣退出洪啟迪留後奏曰
臣等七次請對一不引接四日伏閣三日廷
請終靳允從矣右相則特許請對而一奏之

間卽收成命臣等誠愚不如右相而然乎且
右相請對之事政院初未稟達則殿下何以
知右相之八來而使之八侍乎上有慚色而
不答矣崔錫恒李光佐咆喝曰面斥君父何
敢若是耶洪啟迪仍退出而崔錫恒李光佐
等數三人亦留後不退而有遙話然極秘而
不可得聞矣

一番之徒交結宦侍機密之相通厥已久
矣而虜受之譖無日不八況且向夜錫恒
秦億遙對時譖間之言無所不至只以間

里傳播之說言之其曰指揮聖復者乃集
也健也指揮集健者自有其人云上大然
之卽收備忘所謂其人卽指誰耶又於是
日錫恒光佐等數三人落後不出而遙話
之極秘雖不可得聞必是同測譖間之言
也安得無市虎之成三乎上意之向背亦
已判矣更於闕內隱僻處聚會密謀者何
事也明是與密侍宦寺輩語其有如此如
此之機而幹旋以如此如此之事也觀其
行事之節次則莫掩凶謀之釀成矣當其

冊封獻議之日不即允許者豈其上意之本然哉不逞之徒嚼其貴戚以宗室中擇其昭穆視者定為世子之意利誘之則貴戚之心亦以為莫如外孫承統潛勸於中殿則中殿亦以為然每以此勸於主上此是先入之言也所以遲允於世弟之定策也此則以凶徒暴間之故也主上以則友之心既承慈宮之下教且徒大臣之協贊遂建儲貳者間未幾何有聖復叅聽講確之疏請顯然露吾君不能之心而似若有

指揮者然故蒼黃半夜猝降世弟聽政之備忘者豈徒激怒於聖復乎在世弟尤為竦懼處也此則以聖復悖疏之致也是夜以備忘還收事汲汲請對者初無大臣一人而只是崔趙兩臣而已上意易以四大臣為未安而况有趙泰億譖間之言乎潛伏之駭機則如此而李健命趙泰采繼進領相勉出之劄也初無討聖復一言一番之人甘作執職之欄柄起起疏斥以主上觀之崔趙兩臣夜對之時末端所奏聖復

卽四臣之指揮而指揮四臣者自有其人
之說湊合無錯也自初主上以四臣邊人
不悅於度內而比近則向意漸衰至於此
也則尤有切憎之心矣於是老論則視之
以賊邊少論則視之以國邊而還收聽政
之備忘者不過二日之間又以依前備忘
舉行之事下教於賓廳上意之攸在人莫
能適度矣知者之論曰帝王之籠絡手段
有未可測然主上之復有此教不出於二
者之間其或以自下代理之請歷代所無

之事也人臣之所未敢而聖復敢請之主
上赫然激怒猝下大未安之備忘於半夜
使一朝之臣惴慄震懾之因兩臣之排闥
力爭旋收成命乃於事過之後聖度默運
曰疾患沉痾難於酬應政務多滯國事因
措令世第分勞實無不可於是斷自宸衷
特降此教也歟苟如此也則此實國家之
大福力事也抑或以聖復之疏卽其某指
揮之說宰臣有所微稟於半夜進對而聽
政備忘業已還收則無可以摘發其真跡

也故復降此依前舉行之教欲觀四臣之
動靜也歟若如此也則四臣之大審慎處
也然觀乎王世宗屢度疏批及大重臣累
度所懷批旨則論患候之難強因祖宗之
故事今番代理之事出於本意也非因臺
臣之疏也牢定為教者不啻再三也百官
四日之伏閣三日之廷請連以牢定下教
則此果出於主上之本意而莫可移易者
然矣所以四大臣之依丁酉節目稟旨舉
行之請矣忽然右相趙泰者突八一奏也

還收代理之備忘是日劄請節目舉行之
四大臣豈不危且危乎四大臣之危猶其
餘事也

十二月初三日仲兒告曰角里叔謂有所
議書招小子何以為之余曰以叔招侄何
敢不往即往見也仲兒移時返告曰勸小
子參於聯疏也曰何疏也曰討逆四臣之
疏也曰汝見其疏耶曰見之曰汝答何居
也曰家親切禁諸子不許赴大科而小子
敢違親教暗觀庭試不幸擢榜則家親對

案不食羣兄弟諸子侄二日待罪後僅蒙
許赦矣子侄登科人家父兄之所慶幸而
家親反以為罪此則叔主之所目見也雖
汗漫之疏必不許叅况如此之疏乎且道
四臣有定策之功今何謂逆也况四臣中
金相公清陰之後孫也家親之切友也小
子叅於此疏則豈非忘祖而背親耶仍忙
起而來余責曰古人云目不視惡色汝何
為見此疏也何不曰雖辭職之疏家親之
所不悅者也何可叅人之疏云乎彼若出

見其疏則汝何不曰無論疏辭之如此如
彼既不可叅則何可見其草云耶四臣定
策之事彼輩之讎視者也而近年以來聚
首相謀者除去四臣之計也人皆知其機
微而汝亦知之其曰聯疏則必討四臣不
見而汝可料知胡為取見其疏也汝亦必
取禍之人也今日內發去忠州修理舊堂
吾追後羣家率下去矣仲兒是日發行致
章曰持平既見聯疏之辭宜通於金相余
笑曰金相豈不知此事機耶已其先知矣

設令不知所以潛通者欲其避禍而四臣
之定策實是為國家大義理則金相豈肯
避禍耶義理闕頭我何可挾私於頑通乎
彼輩謂仲兒言論不足拔去於本官錄繼
以有停望之舉蓋以聯疏不叅之故也誠
一可笑者矣不久凶疏出焉余長書責之
右相之八闕請對也喉院謂以被斥大臣
阻擋之而不許啟聞相持之際一司謁以
此緣由潛通于魚中殿侍婢則厥侍婢告
于魚中殿伊時上方昏睡矇矓矣中殿再

三呼殿下而攪之大殿驚悟而問曰何也
何也中殿更告曰白門大臣八闕而為喉
院之阻擋不得請對云云大殿急起曰白
門大臣八來耶曰然於是奮然推窓命司
謁曰速令右相八侍右相得以八侍矣臺
疏所云交通宦寺之斥非鑿空之說也○
一自代理還收之後朝廷之上廟堂之際
民國之事置之勿論殆若無事太平之時
而政院三司兩司之臣日陳疏章積滿公
車者皆是互相排擊互相搆捏而以此終

歲無他可觀焉○一鏡之徒方欲聲討四
大臣既搆疏章旁求疏下聯名之人甚至
於勸一武弁叅疏而亦不肯從不得已冒
錄約外之人矣其人知之潛俟闕外割裂
其疏迺者一鏡自為疏頭只以五人聯名
五人即鄭楷李真儒徐宗厦尹聖時朴弼
夢李明誼而所謂六賊疏也其疏槩則指
使聖復事只以三日庭請事亟令攸司節
目舉行等事為四大臣之都罪案而其次
則臚列言之丁酉獨對事以師命之第包

藏禍心積有年所事俟罪江郊怨毒尤慳
要執朝權排布甚密事八城翌日即辦節
目舉行之劄等事為李頤命之罪案曾在
丁酉沮遏告廟事逼辱聖躬之賊述劄救
簿譴事指揮聖復疏請代理事假托休致
不討聖復事罔念父命貪權樂勢等事為
金昌集之罪案半夜備忘之下也緩驅後
到事恚恨於錫恒泰億之請收備忘露章
反攻事不救聖主之謝事獨救老賊之釋
權等事為李健命之罪案以患得失之鄙

夫忘廉負義事乘機投合卒與集健爛漫
同歸事犯分背義便作能事等事為趙秦
采之罪案其他搆捏四臣罔有紀極至此
之於冀顯莽操夫四大臣無他罪案也一
段之心務從大義無絲毫雜念只以為宗
社建儲嗣為心殫誠協贊議定世第國本
永固神人有托此則三尺童子之所共知
也以若社稷之臣彼輩搆捏之不足至此
於冀顯莽操必欲擊逐之擊逐此四臣之
後反欲行冀顯莽操之事者也第看來頭

之事則彼輩之所為有可知也六賊之疏
上也批曰應旨進言余甚嘉納而侵詆大
臣殊欠和平矣觀此批旨四大臣已八於
千仞之坑坎矣從古霄小之輩將欲謀殺
正類也不先眩惑君心則謾搆之計無以
闖售也故先以君上所可好之說容悅之
次以君上所可怒之說恐動之惟彼不逞
之徒羣起秩發先以禧嬪追報之說既先
容悅於主上之後其所恐動之說有不可
以歷歷盡數矣大畧以章奏間言之則獨

對之說也銀貨之說也冒嫌之說也指揮
聖復之說也脅上釋位之說也地無二王
之說也陰移天位之說也權移主上之說
也皆莫非恐動主上之事也非徒恐動主
上也直是陰逼世第也此外恐動主上陰
逼世第切緊要處則宰臣半夜遙對之時
有末端云云之說也而四大臣於屢次請
對三日庭請之餘終斬反汗之舉連降牢
定之批則遂以上意出於真情乃於十七
日劄請節目舉行以主上見之則宰臣所

云指揮聖復者四臣也指揮四臣者自有
其人也故四臣所以不討聖復之說既其
湊合無錯而及夫伊日節目舉行之劄累
日反汗之請烏得免虛偽乎於是不允四
臣累日之請而特允右相一言之請彼輩
恐動之說已其深八於主上矣主上憎怒
之心於是益切於四臣矣殺戮之禍非朝
卽夕也彼輩所以恐動主上之說非但為
謀殺四臣也畢竟歸趣則皆觀於世第謀
害之心豈徒止於四臣也已乎凶邪之徒

本來不悅於世第故也豈言之一毫誣也
哉此皆渠輩之萌諸心發諸口著於疏萬
目所共覩路人所共知莫掩其跡者也

呈盤谷棣座下

曾聞之移孝為忠信斯言也則忠君之道
自孝親始也而夫孝者百行之源也未有
能孝而不悌者矣未有能孝而不睦者矣
未有能孝而不敬者矣孝之道成焉則百
行不期備而自備此所謂孝者百行之源
也百行具備則此大聖人也不可責之於

凡人而士君子自期之心則思所以孝思
所以悌思所以友思所以睦思所以敬常
念在茲戒謹持身則雖未能隨事盡善不
孝不悌不友不睦不敬之心莫敢售於方
寸之內而庶可免乖戾之人也不悌不友
不睦不敬此四者有一於此則是之謂乖
戾之人而孝而不悌者吾未之見也孝而
不友者吾未之見也孝而不睦者吾未之
見也孝而不敬者吾未之見也不悌不友
不睦不敬之心皆由於不孝之致也既不

能於孝也則亦何能於忠也得見尊日前
之疏豈圖忠國之誠得至於斯耶以尊今
日忠國之誠較尊平時行事之跡可謂士
別三日刮目相對也叔父主嘗未安於尊
徃徃闔門黜而不納事屬先天而蓋由於
未盡處也尊於士敏氏族兄常不拜而多
凌侮門中長老無不責非此似不足於悌
邊也尊於休偃二弟情少湛樂費多無妄
或至於莫徃莫來此似不足於友邊也此
皆從之目見者故不無勉戒於前日情好

時也向者次兒因乃父之命不叅於聯疏
之議則含愠於此勸某停望云傳說雖未
可信果如致章之所傳則亦豈有睦族之
風哉近日風色將至不美故莫如吾謹避
之撤我家率遍舟浮江當在日內下鄉杜
門禁絕科宦所謂匡世其於仕案不停而
自停使尊得免骨肉相殘之譏如趙台之
弟兄也君子絕人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畏尊之威有我去是君子絕人
也滅門之禍迫在朝夕是鳥之將死也安

得無言之善鳴之哀也請舉公私大頭腦
而略言之尊之疏辭不分玉石朝廷大臣
一網打盡此何故也緣何罪也一大臣獨
對之事有違體例則尹相趾完之疏斥至
再至三而觀乎先大王批旨到今予分目疾已
無一毫酬應之望世子代勞一刻為其獨
對之事即世子代理之事也則實不可搆
罪於今日也大殿春秋今至三十六歲而
尚無嗣續之望殆哉汲汲之時也則四大
臣之定策世弟雖或有一二私意參錯於

其間實出於宗社之大計人臣分義似以
此為正而以不忍言不忍聞之說少無隱
諱這意攻斥四臣不有餘地一言而蔽曰
不立世弟將立誰也此則如我布衣者不
敢與論而石門公初被反正不叅之斥再
遭爾瞻黨與之論而皆賴清陰之力言竟
然伸辨其恩誼何如哉今以石祖之孫謀
害清陰之後雖闕大義是可忍乎況出於
患得失之計上沮國計下滅世誼耶向所
謂患好同歸者其此之謂歟吾恐淪亾撤

家遠避構呈荒辭為後監證 背答曰六寸親無連坐之法休慮

政院啟曰四大臣因一鏡等疏方待命於金吾門傳曰安心勿待命○是夜二更傳曰西所衛將沈必泝假承旨差下○備忘予一自嗣服之後觀其朝臣之所為小無補護國事言念時事不覺痛惋如此奸邪之輩與共國事將至於國不為國宗社危矣決不可不嚴懲為先三司諸臣一並門外黜送○備忘記三司不可暫曠前持平朴弼夢持平除授司

書尹迺校理除授前正言李明誼獻納除授李真儒司諫除授○備忘記吏判權尚游叅判李秉常罷職沈檀判書除授一鏡叅判除授傳曰訓將李弘述之奸凶蔑倫陰懷不測之心余甚痛駭如此之人不可置之將任門外黜送發送宣傳官奪符以來○備忘記李正臣承旨除授兵判李晚成改差崔錫恒除授右承旨李挺周削去仕版左副金濟謙亦為罷職忠清監司李世瑾更議除授禮判李宜顯遞差前叅判李光佐除授戶判閔鎮遠

遞差金演除授刑判洪致中遞差前叅判李
肇除授前都事李濟掌令除授叅議梁聖揆
大司諫除授○國舅御營大將魚有龜為授
密符而來詣賓廳請對傳曰所懷書八啟畧
曰伏覩聖上今日之處分實為萬萬非常之
舉云云忽於今日威怒太遽半夜之間嚴旨
荐下未審殿下有何激怒而有此舉也一鏡
革疏臣未得見姑未知措語之如何而雖以
喉院啟辭觀之可知其萬萬凶悖專出於傾
陷網打之計大抵向者庭請之時四大臣之

陳劄非有他意只出於為聖躬分勞本心斷
斷無他而及夫登對之後力請還收因又引
咎而自列則其本心之無他業已聖鑑之所
燭云云至於三司諸臣及六卿長官有何可
罪之端或削或罷一並譴斥訓局之帥即先
朝之宿將加罪至重本兵之長受國家之重
任而遞改無端竊為聖明惜此舉措而將不
知國事之稅於何地云云中批除拜本非聖
世之美事而沈檀衰朽老殘本枳於清顯之
職秩而不問人兇之如何遞授銓衡之重任

以致物情之駭惑云云彼四大臣受先王之
殊遇濟國家之艱虞鞠躬疹瘁期報聖恩猝
被同極之誣聖上雖以侵詆大臣咎責一鏡
革而其厭薄則甚矣彼四大臣俱以老成屏
退邱壑死且何恨而臣恐此後構誣之言必
不勝其紛紜伏願聖上深加照察云云荅曰
予志已决卿勿煩瀆

魚有龜之有此所懷其果真情乎甘聽凶
徒貴以外孫之誘密密之謀既成於内瑄
瑄之說翕售於上猶且不足宦寺交通之

路無不紹介正類傾陷之機無不周旋既
致半夜間大處决則故陳匡救之所懷欲
掩陰秘之蹤跡街童走卒莫不笑唾奸譎
之情態有不忍正視也

備忘記將任不容暫曠訓將有關之代尹就
商除授傳曰罰已行矣李真倫放送前府
使金始煨叙用○備忘記更議李世瑾時在
任所不可等待改差徐命均除授前府使金
東弼修撰除授尹淳校理除授○備忘記摠
戎使尹慤作為奸邪之鷹犬趁勢蔑義之狀

予甚痛惋如此之輩不可置之為先門外黜
送○備忘記洪啟迪再三疏陳陰懷不測之
心與奸邪之輩首尾和應窺予之淺深極為
痛惋黑山島圍籬安置 傳曰右相趙泰者
處遣史官命名傳授與之偕來 傳曰罰已
行矣韓世良放送○右相趙泰者八來 傳
曰右相摠察備邊司○備忘記當此艱虞溢
目國事波蕩之時鼎席一空廟堂俱虛如大
厦之無棟樑領相遭殫左相出疆右相才已
視事不無獨賢之心不可不變通領左相今

姑遞改○禁府柳鳳輝定配單子傳曰事在
既往赦之可也○備忘記昨年尹志述憑籍
改撰誌文造意陰險誣辱私親之狀渠之書
進所懷窮凶情節畢露無餘斷不饒貸亟正
邦刑○初八日備忘記予雖否德小有一分
忌憚之心何敢以卜相宦妾知名之人等語
發論耶其時首發之人拿鞠嚴問叅啟諸人
並邊遠定配

都市之人往往聚議曰主上自登極以後
患候比前添加精神長時昏迷魂殿四享

朔望連為攝行經筵召對仍為廢閣大小
政務積滯而不遑念及雖汗漫疏批不能
卽下矣忽於數日之間大小處分雷勵風
飛所惡之人細細摘發黜之竄之所好之
人這這記念爵之官之無一遺漏實是難
測之事其或數日內上候快復精神快回
而然歟人莫不疑之大殿別監落仕者辛
重碩為名人乘醉而言曰闕內之事我也
詳知矣自有代攝之人卽其地白衣之人
結縛而去其人姓名之如何無復可聞自

近日之來白衣譏察之人遍滿都鄙人莫
敢對語矣○余聞金領府已出南門外待
罪矣人定時往拜之執手語曰君為之來
見於此地者尤為新奇答曰敢問何謂也
曰兄其默思則吾所新奇云者自可覺得
矣是夜媿媿談話而辭色之際少無危懼
之意古今事蹟細相討論而至於時事一
不提及於問答之間矣天明告別而還主
人卽夢窩僉人崔承祐而壁書夜警齋矣
初十日因院啟四臣庭請議罷之際隨從諸臣

閔鎮遠李觀命李宜顯李晚成申鉉任陞權
尚游俞集一趙道彬及當日伏閣三司諸人
並削出○十三日因兩司合啟金昌集李頤
命絕島圍籬安置李健命待其回還一體勘
律事定奪金濟謙極邊遠竄事依啟○四大
臣勘律之時弼夢以為趙泰采則既無久秉
國權之事其所醞釀禍機與三凶不無差別
特為減等矣趙泰億言于弼夢曰此則與三
凶二而一也不可異同云乃與三相同為勘
律以弼夢有此減等之論則趙泰采尤為無

罪於此可知泰億為其從弟則雖有難救之
端尚可救之而反勸人同為勘律此所謂非
人情不可近也

先朝失志之徒驟登顯秩昨日流竄之輩
咸擢清班揚揚自得浩浩做去無所忌憚
無所掣碍何計之不成何事之不圖乎雖
微末之官若有異己之人架虛捏無吹毛
覓疵投章而擊逐之則輒以依啟批下一
邊之人靡有孑遺於朝著自此世第之孤
危無復可言矣

判敦寧宋相琦疏畧庭請議罷詢問可否之時皆合辭唯諾靡然從之為諸臣之罪并請削黜即蒙允可臣名亦在其中蓋於其時臣班次稍高所言居先若論唯諾之罪臣實為首而今乃強加區別臣名則遽然拔去臣誠訝恠夫同事苟免厭然自掩不但臣心之所深恥國家用法之道豈容如是班駁致有漏網之機乎伏乞一體施以削黜之律云云其疏辭只止於此而至於輔護東宮初無半辭及之者矣然而荅曰卿其須勿控辭輔護東

宮焉此似未安於東宮之教也一自半夜處分之後四方流竄之人連絡於道路矣匡輔聞余下鄉之計有欲挽止之意而言曰祖先墳墓皆在於果川而叔父主今當衰境粹然遠離情理不難乎余曰善哉汝言也子孫本居於遠外則已矣既居於先山至近之地而今欲棄而遠去難堪之懷如何盡道然忍此難堪之懷遂決下鄉之計則吾之不得已之意汝豈無料知者乎匡輔曰世代居京世代喫貧而自祖先以

來初無取生詐而下鄉則叔父主必不謀
生而下鄉矣向見長書辭意則置士珍氏
於不孝不睦之科置趙相於骨肉相殘之
目已是太過之責也惟彼四臣自獨對之
時色藏禍心難免國賊盤谷叔之討斥可
謂得體而叔父主以彼輩反謂正類以盤
谷反謂挾雜姪未知其可也而因此汲汲
下鄉亦何故也余聞此言不覺長吁因責
曰八於小人之黨則不知小人之為小人
也謀危國家殺害忠良是之謂小人見小

人之所為知小人之非也則豈八於其黨
乎汝以士珍之踈族奉士珍如父兄則那
知其不孝行事也且以趙也之妻姪仰趙
也如神明則那覘其不忠心意耶汝已弱
於所好吾雖言之必知其無益而弟言之
都正叔主謂以士珍不善奉養并夫妻逐
送于生家不知幾次也汝亦目見此非不
孝而何以其休役兩弟謂之不合其意莫
相往來無異路人可謂有是兄有是弟此
非不睦而何所謂趙台替勸他人削出其

伯兄之爵任他士珍討斥同祖之孫此非
骨肉相殘耶世弟定策卽四臣為宗社之
正論而趙也一從仲約之謀沮戲萬端至
於世弟代理之後潛入北門請收成命使
世弟危在朝夕大朝如有嗣續之望而四
臣有此定策之舉謂之以挾雜可也討之
以國賊可也而大朝春秋今已三十六矣
尚無生產之期則以世弟汲汲定策斷不
可已也而沮戲定策請收代理此非不忠
耶三宗血脉惟世弟而已不立世弟將立

誰設計耶吾自少時無意於科宦到此可
悔矣今使我若當言地必討趙也之不忠
死於鈇鑕而以光國史矣汝何謂國賊也
一大臣獨對之事無論如此如彼有損於
體例容或有可言之端矣故尹相有再次
疏斥至於三臣并無獨對之事而終有定
策之功定策世弟者為國賊乎沮戲定策
者為國賊乎汝其指一而告也古人云危
邦不入危邦尚可不入則吾之至親將不
免屠戮之禍豈忍坐而視之也且豈無池

魚之患乎此猶來頭之事也而日前又象
甚為危懼百爾思之如下鄉杜門苟全
姓名之為愈也吾意已決汝勿復言汝為
仲約使而來耶汝為趙也使而來耶汝以
吾言歸語於指使處也然余與汝係是堂
內豈不_以一言勸勉也哉謹守家法無學
邪黨心中但以忠孝二字銘刻也

十七日禁府罪人尹志述堂古介行刑何故妄
言受此慘刑自速其辜夫誰怨尤 傳曰噫
追念趙重遇之枉死不覺忸怩于中忠言未

布酷刑逕斃豈不痛恨哉特為贈職遣禮官
致祭小慰泉壤孤魂 傳曰卜相領相金字
杭崔奎瑞傳曰加卜崔錫恒領相趙泰耆左
相崔奎瑞石相崔錫恒 傳曰以趙重遇事
被謫人及李夢寅疏下諸人一开放送示予
追悔之意

東宮輔護邊人既盡逐出噫彼凶徒復何
所事也謀害東宮即次第件事也而排布
設施極其陰秘外人雖未可知然稱以狐
邪隔塞慈宮大殿之路使世第不得問寢

視膳者有日云矣凶徒之精神骨子專在
於除去世弟也世弟之羽翼沒數竄逐之
後乃囑宦官內人之有上寵者日進其間
之說至塞兩宮之覲路世弟之危迫在朝
夕慈宮知此禍機之將迫下諺教於世弟
曰近日病甚不得見大殿汝目見宗社之
將亡而不為告知於主上乎世弟遂排闥
直入泣告殿下以一二閹豎之罪干宗社
則夫賜允從拿推下教矣旋收前命仍下
不敢聞之嚴教世弟不得已將欲出閣外

席藁俟罪是夜下令東宮僚屬八侍金東
弼權益寬洪禹賢李世煥四人八對令曰
近前進來下令曰余以否德冒承陞儲之
命非不知萬萬不敢當而上承慈聖與主
上付托之重不敢為逃遁之計一自受命
之後夙夜憂懼不遑寧處問寢視膳之外
宮中之事無一干涉况於外間之政令乎
今者一二閹豎你備中間敢生除去吾身
之計余因慈聖下教涕泣陳請於大朝奉
下拿推之命矣旋又還收又承不敢聞之

嚴教到此地頭將欲出閣外席藁待罪為
計講官係是僚屬衛司之負文陰雖異同
是士夫欲使之知余之去就矣四人等聞
此下令驚惶震迫不知所以仰對聯奏曰
邸下處變之道務積誠意開恢聖聰當該
閣豎出付有司明正典刑以雪神人之憤
邸下亦宜益篤孝悌之道宮闈之內和氣
藹然使宮中安帖外人不知則此實為邸
下處變之第一義至於出閣外席藁俟罪
辭位之教有非臣子所忍聞者臣等雖死

決不敢奉承四人至半夜力沮曰臣等明
曉以此緣由通于大臣及師傅賓客使之
入對閣豎之輩極之去之何難之有乎下
令曰爾等至誠不可一直不從然則明朝
言及于師傅賓客也

二十三日因大臣政院三司二品以上請對
所懷書八乃下摘發正法之教然閣豎之輩
少無畏憚之心揚揚自得直以不敢言不忍
聞之說侵斥世第於慈宮及大殿之前如無
深緊靠恃之處則益肆凶狡豈如是乎既有

靠恃之處則指揮之人自在矣自古閹豎輩
作變莫不有指揮之人今者閹豎輩之謀除
東宮者豈是渠輩獨辦之事乎苟究其自初
機括之所藏事迹之所著則指揮閹豎之人
不言可知也 大妃殿下諺教大臣曰孝廟
血屬先大王骨肉只有大殿及迺初而已以
先王遺教冊立迺初而兩宮和協矣不幸中
宮及內人交構兩間世第將陷於不測之科
無寧依先王所授爵號依其願使之出使私
第千萬萬大臣仍即封還以啟辭奏曰大殿

既賜處分臣等敢不以兩宮相愛之道導達
君上乎自內亦以和平二字每每諄諄下教
千萬萬內官既承正刑之教內人則非外臣
所知自內直為出付有司則當依法正刑伏
詐大妃殿再下諺教曰儲嗣之定即奉先王
之遺教而大殿親書爵號余又以諺書下大
臣而定之矣不幸宮人及宦侍交構兩宮欺
蔽聖聰余心常慨惋嘗招宮人多般開諭以
為和同之道則敢以凶悖之說肆然於大殿
及予坐之前其罪狀必有當律其宮人則乃

締結宦寺者也當依律處置而卿等亦宜調
護我主上及東宮以保我三百年宗社毋負
我先王之遺教是所望也宮人卽石烈弼正
也凶悖之說卽聞自內流出之言則指揮臺
臣迫脅主上釋其君位者誰也不知世弟之
如此罪案反教使之為和同之道耶大妃
殿三下諺教首相以袖斂取而獨見之卽為
繳還追聞闕內流出之言則東宮儲嗣已有
先王手書故予以諺書下布矣今番廷僚竄
鞫之舉都是除去世弟羽翼之計而專出於

大殿長番內官承傳色之所為卿等豈有不
知之理也若除去世弟是不有先王之遺教
也寡躬斷當出處私弟矣其他切嚴之教哀
痛之旨極其惶懼云○趙泰者崔錫恒李光
佐趙泰億柳鳳輝金一鏡等以慰安東宮次
八侍世弟下令曰四大臣非久當誅戮矣保
護余躬今無一人而宦寺則作俑中間必欲
除去吾身又承不忍聞之嚴教與其冒居此
位必為此輩毒手之侵曷若退出私處保先
王所授之爵號耶八對諸臣雖有阻擋之言

似皆外飾而真實語趣則以世弟所令多有不妨底意也末班一人咳嗽之聲極其恠駭世弟恠之而見之則乃說書宋寅明也而見世弟之顧眄或以目之或以口之太涉殊常及其諸臣罷出之時世弟令宋寅明留待從容下問曰汝於諸臣酬酢之時目我口我何故也對曰邸下若離春宮一步之地則宗社休矣何不入謁慈宮告此危急之勢也世弟曰隔塞慈殿之路何從而入謁寅明對曰有一捷徑臣熟知之邸下若隨臣指導則當入

謁矣於是世弟隨寅明以八到一樓之前寅明曰此樓之下卽慈宮也世弟曰此樓如彼高峻何可以登乎寅明曰邸下踏臣兩肩而立則臣當次次舒身可以登也世弟如其言遂登樓上世弟問曰汝何以知大內捷徑對曰臣之父曾以戶判看役慈宮之修改臣以童子之故隨臣父入闕其時詳觀故也世弟曰然矣令留待於東宮因為入謁慈宮詳告危急之機慈殿乃於半夜叩閣門而入馬見殿下垂涕而語曰殿下奈之何聽信譏間之

言使世第時刻危急耶先王深慮殿下之無
嗣續以迺初屬托於余殿下試思之也儲嗣
之任非迺初更有誰也是故殿下親書爵號
余又以諺書下大臣而宓之矣其實則皆出
於遵先王之遺教也國本求固神人有托而
且兩宮懽洽矣不幸宮人內官等文構兩間
至下不忍聞之嚴教於世第將陷於不測之
科無寧從其願命出私第保先王所授之爵
號也然則宗社休矣余豈忍坐視宗社之亡
乎亦當出處私第以終餘年為計矣大殿潛

然出涕蹶起而告曰此專由於小子病症近
益昏眩之致也東宮之若是孤危全然未知
今聞慈教不覺驚愕東宮則各別慰安矣宦
寺則當亟正邦刑伏乞慈聖自今弛慮無復
煩惱焉因歎曰非我慈聖之教幾致余與東
宮孤危之狀又失吾兄弟和樂之心隔塞之
路即令撤去仍傳曰東宮問寢視膳等節次
無或暫闕也

我主上仁孝之德則友之心超越百王者
至輿儻而咸誦矣噫彼恠鬼之輩乘主上

昏憤之時囑宦妾近侍之人恐動之讒利害之誘使主上浹於心慣於耳雖以王季篤友之心豈無曾毋投杼之疑乎主上方致疑惑之際凶徒認得幾微從中舉行無異矯制也蕩掃正類宣真主上之事乎隔塞覲路亦真主上之命乎於是世第之危迫在時刻矣天命莫奪皇孫得保於長安之獄大逆安遠王敦竟露其廢帝之謀此固天理之昭然矣幸賴聖母半夜之排閤聖心幡悟危迫之世第得以安安指揮之

闡豎先伏邦刑宋寅明指導之功不亦大乎或者之言曰少論皆不悅於世第也宋寅明卽少論中人而何獨救世第也傍有一人佛然作色曰子何知少論之為少論也主張清論者乃少論也夫少論之規模立朝事君則思盡其職無挾雜之念退處散班則固守本分無爭進之心秉心簡精持身謹慎世治則出而從宦思盡匡輔之責世亂則退而斂跡以圖明哲之計雖隣里是非猶恐閉戶之或遲况叅於危國傾

邦之謀乎少論之規模自來如此而威武不能屈之利害不能撓之此真正類也如此正類以今世言之不可勝籌而雖一人或有參於狂叫亂嚷之徒耶宋寅明即少論中正類人也適侍春宮之末班慨諸臣虛偽之意悶世第危急之機窮思竭誠身作樓梯脫夫子於鈞若使他少論中正類苟當宋寅明之地亦當效宋寅明之忠也子則以為少論則皆是凶徒乎別有一種凶魁數三人要奪國權鳩聚怨國之徒失

志之輩且結戚里之貴宮掖之屬職為無限之禍亂顛覆宗社後已究厥心意極其陋矣逆之大者如此之輩何可以少論名乎以此之輩或謂濁少此亦少論之恥也○除去世第之詐上有慈宮之明察且有主上之覺悟不敢更圖二宮人二宦者若至拿鞫之境則必吐說指揮之人彼凶之徒詐將安出也大臣以下三司所懷承傳色文有道長番內官朴尚倫等作備中間欲生除去春宮之詐

問寢視膳之路亦且防塞其動搖國本大逆
不道之罪合置邦刑不待時處斬啟○三司
合啟石烈弼正兩宮人交構兩宮窮凶極惡
之罪彰著無餘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
請兩宮人極正邦刑并傳曰依啟

國有大逆則設鞠刑訊期於得情者有國
治獄之常法也大臣諸臣非不知之矣且
况二宮人二宦官罪惡必非渠輩之獨辦
也明有指喉者拿鞠嚴問採得根引斷不
可已也而直以不待時處斬亟正邦刑啟

請者恐其根引之綻露耶雖設鞠嚴問無
異以僧伐僧何慮根引之綻露而必欲直
施邦刑滅口之計昭著莫掩矣○兩宮人
兩宦官既付有司則即當枷囚王府各別
檢察而力請設鞠時急舉行法例當然矣
玉堂兩司諸臣不此之為謂之無可復問
連請行刑故為緩歇一宮人則使之自斃
於渠家一宮人則使之自斃於獄中既有
拿命則何不一時捉囚而一宮人則任其
落後也既囚之宮人又何故任其自斃也

其所自斃果渠之自斃乎有司之臣雖喙
長三尺莫可發明矣無論輕重王府之罪
囚苟或自斃則監獄之卒該掌之官斷當
論罪而視之尋常置而不論於此尤有可
知也

二十五日兵判宋相琦以大臣諸臣之直請邦
刑陳疏非之領相趙秦考對舉發明之劄中
曰惟以罪人亟斬為快不暇念及於鞠與誅
之得失云云

此豈成說乎犯上之罪直為處斬王法所

無也身為大臣不知此法則彼大臣將焉
用也知之而直請邦刑則急於滅口東閣
法義之故也亟斬為快不暇念及於斬與
鞠之說實為露出自家之真情矣方以設
鞠為悶之際遽承直斬之允豈不以亟斬
為快於心乎方以直斬快幸於心則奚暇
念及於鞠與斬之得失乎以正直之心做
去則事事正直雖屈而永伸以挾雜之心
做去則事事挾雜暫伸而終屈領相之平
日行事無非挾雜之心也乃於是日對舉

之割露出挾雜之真情於不覺之中也兩
宮人既使之自斃只有兩宦者在囚而以
直為處斬事先有金宇杭宋相琦黃一夏
等疏請設鞫國言喧藉之後乃有大臣諸
臣不得已強請設鞫良可笑矣雖或設鞫
採出端緒萬無其理金宇杭宋相琦黃一
夏等諸臣為此無益之言欲取竄逐之禍
不諒時勢之甚者也然其向國之心有足
以感服人也○彼其之徒啟達之中箇箇
稱之曰亟正邦刑與設鞫嚴問畢竟殺之

則一也云鞫問則自是邦憲而有摘發黨
與之道直斬則壞了邦憲而無摘發黨與
之道鞫問與直斬實是宵壤之懸絕而乃
敢以殺則一也之說肆然誣罔為奏於至
嚴之宸聰雖急於滅口之計欺蔽聖聰復
有大於此乎白玉無瑕不有干連則依法
設鞫何若是必欲不為也凶逆鞫問法所
當然而今也枉法以若兩宦之凶逆直請
處斬以國法言則極其壞了以體面言則
極其訝惑朝廷諸臣都是一邊之人則固

已矣而其或有偶漏於竄逐之人則以恐
露端緒欲滅其口等說斥之者事理之當
然也遭此斥言者固是當來也亦是不察
也以其不察之罪陳疏引咎可也亟請設
鞫可也而司諫李真儒持平朴弼夢金一
鏡尹聖時李明誼徐宗厦柳重茂等八侍
論啟也設鞫得情直加處斬殺之則同也
之說眾口同然故陳兩段之說者蓋其意
欲其直斬也乃以數三臣之斥其直請處
斬之事或則曰敢以凶言悖說至於陳疏

上下俱被罔極之誣或則曰不許設鞫之
請則被必以為藉口之資而如得奇貨或
則曰即今上下俱被誣辱速令鞫問無一
毫疑惑然後次第問李重協等云不過就
事論事處法清法而已有何毫分構誣之
說乎其他誣罔愆患之說不可勝記矣伊
日八對諸臣以鞫與斬殺則同兩段之說
同然為奏而初無執一之論眩惑聖聰莫
此甚矣如此而止則亦知嫌然故強請設
鞫之言者只至於破彼輩疑惑明彼輩誣

陷而無一人以法理之當然言之者主上
以若彼之徒欲共國事國家之危亡可以
屈指而待也且宋相琦之疏只斥設鞫不
請之諸臣初無半辭有碍於主上者矣然
而伊日八侍諸臣皆謂以上下文受誣辱
乃以渠輩之遭殫肆然勒加於至尊雖出
於層激上意之詐而難免即地之逆節也
諸臣奏畢上依啟兩宦當鞫矣按獄大臣
誰也崔錫恒也金吾堂上誰也姜覲李肇
金演李麟徵等

宋相琦以疏斥諸臣之直請處斬事施以遠
竄之典○二十九日鞫問兩宦大臣崔錫恒
八對奏曰鞫廳規例問目外不必舉論而朴
尚儉招辭胡亂敢言不敢言之地一則誣及
聖躬一則誣及東宮窮凶情節愈益綻露而
事係宮闈不敢循例請刑謹此來稟上曰嚴
刑取服朴尚儉招辭其果徒止於誣聖躬及
東宮而指使之徒則初無納招乎指使之徒
同出於賊招此則掩諱之只以誣聖躬誣東
宮為奏雖出於藉重磨滅之詐而亦甚淺淺

矣誣聖躬誣東宮亦誰使之然也兩宦之所
獨辦者乎文有道則別無問目連加酷杖而
物故朴尚檢則以不成說之言取招行刑世
人之言曰兩宦之如是無煩處置不出豫料
云矣○鄭澔疏畧曰伏聞殿下新有大處分
先朝禮遇之大臣盡行斥逐下賢言事之臣
大學之士非礎鎖則櫛棘臣在鄉谷固未知
因何事端有甚罪惡而此非但嗣服以後所
未有實載籍之所未聞噫惟我聖上春秋鼎
盛螽斯之慶尚遲其所以繫一國之人心者

捨春宮奚適哉當初建儲時慈教有曰孝廟
血脉先王骨肉只主上與迺初而已只此一
教可以泣鬼神質天地矣不幸一種無嚴之
輩敢懷不悅之意秩出敲撼必欲動搖而後
已則三聖血脉幾何其不絕耶云云今此一
二宦妾遽售交構之計其為妖惡宜伏常刑
而亦豈么麼無識者之所可獨判者哉尤所
可駭者今日慈聖所教雖未知如何關係既
大事面亦重固當須示臣僚使人曉然為大
臣者乃反從中沮格汲汲封還使慈聖哀痛

切迫之意黷昧不章且於登對時所當以設
鞫得情為請而逕先正刑齊聲力請是何意
思是何道理云云殿下親愛之情聖謨之明
宜若人無間然而從今宵小之輩間人骨肉
亂人國家者其為情節雖或敗露惟其傍伺
呈毒之心必不已矣伏乞聖明尤眷眷致意
於此勿謂奸賊之已去益篤孝友之念云云
世人之言曰今世忠直之言反為嫁禍之端
鄭尚書何不杜門鄉谷以終餘年而乃為此
忠直之言反欲取流竄之禍為國之忠則雖

切而為身之計則不良云云○三十日宋
相琦康津竄配兩宦二妾之罪明非渠輩之
獨判也必有根委矣設鞫明覈其在法理事
體斷不可已也而必欲直為行刑者何意也
金字杭宋相琦柳復明李重協等設鞫之請
相繼而起則迫不得已雖有設鞫之舉而遷
迤度日一婢則使之自斃於渠家一婢則任
他自斃於獄中兩宦則別無根引之嚴覈而
有道則直為杖殺尚儉則忙急行刑難免滅
口之跡矣宋相琦治獄緩急之說猶以平坦

說去而遂以此構罪遠竄是防人之口也

隨聞錄卷之二終



